

詩語背後

● 木木

故鄉是一種偶然的存在

故鄉，是讓人終生思念卻又終將遠離的地方。不遠行，便沒有故鄉；而一旦遠行，故鄉就只存留在思念裏了。故鄉是一輩子都回不去的存在，而這種存在那麼執着，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無論你身處何地，它始終就在那裏。

我的故鄉石會，是一個典型的山水小鎮。那裏坐擁武陵仙山，自然環境是極好的。一條小河蜿蜒流過，名文匯河。河上游是兩條山溪，一曰老窖溪，一曰龍岡溪，於崇山峻嶺中孕育而出。雙溪合流處，三水六岸，人煙聚集，蔚然成市，稱兩會壩。由此往西十里許，明清時期設有官方驛站，名石塔鋪。古驛道由涪陵、武隆、彭水而來，在此交換文書並歇息休整後，翻越武陵山主峰，前往黔江、酉陽等地。石塔鋪與兩會壩合稱石會，清代開始設鄉，幾經沿革，現為石會鎮。群峰綿延環峙，如屏似障，多條幽深的峽谷分布其間，植被豐茂，溪流潺潺。前幾年落成的老窖溪水庫，不但徹底解決了居民生產生活用水問題，而且高峽出平湖，如畫龍點睛，讓這方山水更加生動起來。

故鄉是人生記憶的雜物間，每個人記憶深處都存有一個「故鄉的世界」，瑣碎而深沉。離鄉久了，故鄉的世界彷彿從自己生活中漸行漸遠，煙消雲散。其實不然，它並沒有消逝，只是被封存在心裏某個角落。一旦被某根思緒牽動，它便有力地浮現出來，栩栩如生，盤根錯節，以致現實的世界反而有些虛幻和模糊了。

石會小學是我的啟蒙學校，地形頗有些講究，依山面水，負陰抱陽。校門前的文匯河，現在看來不過是一條小水溝，可對當年六七歲的孩子來說，卻彷彿天塹。特別是春夏多雨季節，河水上漲，過河去上學甚至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低年級孩子的家長便會託付高年級的哥哥姐姐照顧。通常是四五個孩子手牽手，年齡大點的在 upstream 擋住浪頭，讓浪緩一些，水也會淺一些，年齡小的在下游跟着，一起慢慢涉水而過。

一日，去祭掃祖墳。出門就開始下雨，

整個祭拜過程都籠罩在濛濛細雨之中。可剛上完香，雨卻一下子停了，一對深灰色的蚱蜢，跳到香燭台上，左邊一隻，右邊一隻，靜靜地，好像注視着我。老家有個說法，上墳時，蚱蜢是祖宗的使者。這座墳埋葬的是石會陳氏開基始祖明仲公，前來的蚱蜢是那麼的蒼老，那麼的沉着。雨雖然停了，霧氣尚未散盡。我以明仲公後裔的眼光，靜靜地回望着這對蚱蜢，心中隱約生出某種神秘的感應來。

故鄉，究竟意味着什麼？故鄉概念屬於地理，也屬於人文，它反映了山川草木、地域文化、生活方式與個人經歷的相互作用。今日黔江已是飛機、高鐵、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的區域中心城市了，但置身其間，綿延起伏的山水地貌，仍依稀給人當年「蜀道之難」的感覺。

自古以來，黔江外出大致有三條路線：東經咸豐、恩施、宜昌到武漢，南經酉陽、吉首、懷化到廣州，西經彭水、武隆、涪陵到重慶。石會是西線首鎮，素有「黔江西大門」之稱。反之，由重慶走旱路到湖廣和南粵，這裏是必經之地，貨物貿易、人員往來、文化傳播頻繁，苗族、土家族與漢族雜居。特殊的地理歷史機緣，使得這樣一個地處大山之中的偏遠小鎮，文化雖不發達卻也不封閉，民風純樸，野性中透出文明。

上述三條路線皆以公路相通，無不是翻山越嶺而建，常因夏有雨水滑坡、冬有冰雪封凍而不得通行。此外，還有一條水路——阿蓬江。阿蓬江幹流流經黔江，成為黔江的母親河。不知道黔江之「黔」，是不是因阿蓬江景色如黛而得名。阿蓬，土家語，意為雄奇、秀美。阿蓬江是一條奇特的河流，發源於湖北省利川縣，橫貫武陵山區，穿岩破嶂，千里西奔匯入長江，再隨大江東去，重返利川，彷彿生命的輪迴。

錢鍾書說，吃雞蛋不必知道下蛋的母雞。但在我看來，每一枚雞蛋都遺傳着母雞的生育密碼，不管你是否知道母雞，生育密碼都在發揮作用。母雞是健康的還是



作者供圖

有病的，是籠養的還是散放的，吃的是工業飼料還是有機食品，生蛋時情緒高不高，都會影響雞蛋的成色。可以說，我們之所以成為今天這樣一個蛋，故鄉正是那隻母雞。

故鄉是遊子的軟肋。一種根深蒂固的偏愛，讓你接受不了對故鄉的任何批評。無論離鄉多久，身處何種境遇，你都會關心故鄉的發展，總想着以自己的方式盡一分力。哪怕勉為其難，也在所不辭。漂泊在外，常常安慰自己，此心安處是吾鄉。可是，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情愫，卻穿越古今，串起世代遊子的鄉愁。鄉愁很悠遠，也很簡單，無非是家鄉菜的味道，家鄉人的俚語，家鄉山水的坡坡坎坎、細流涓涓……故鄉是生命的底色，於我而言，阿蓬江蜿蜒綿綿，武陵山俊朗雄奇，成了人生海海的錨。

故鄉不比家鄉，人人都有，它只是一種偶然的存在。你可能遇到，也可能遇不到。而正是這遇到和遇不到之間，演繹出了不一樣的人生。故鄉是為遊子定做的人生禮物，壓根兒不可以品評。它的存在沒有道理可講，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它就是它，你只能無條件地接受，並終生牽掛着它，生活在它的影響之下。這種影響，只有當你逐漸進入晚年，在異鄉的夕陽下回溯此生走過的路，經歷過的各種風景，才有真切的體會——

瘦水寒山話故鄉 瘴情最是好風光
一生漂泊心安處 老井炊煙臘肉湯

豆瓣閒話

● 辛年

談《再生緣》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北宋詞人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此兩佳句帶出的意境，見於清代著名彈詞小說《再生緣》，也見於一部感人至深的現代美國電影《再生緣》（A Patch of Blue）；兩者的主角為處於兩個不同國度的女性。

《再生緣》作為清代文學經典之作，流傳甚廣。作者陳端生是一位女雅士，筆下角色有勇有謀，充滿抗爭精神，寄託無數古代女性之人生理想。《再生緣》描述的是一段前世帶往今生的緣分。「前世」東斗星和執拂神姬本為夫妻，一旦上天庭，卻相對無言，只能寄望託生下一世，再續前緣。

「現世」故事發生在昆明。還鄉大臣孟士元，有一個才貌俱佳的女兒孟麗君。陳端生寄託在女主角身上的人生理想為抵抗宿命。她借孟麗君之口，在「孟麗君花燭潛逃」一章中有詩曰：「潔身去亂且潛逃，跋涉艱難抱節高。定要雄飛豈雌伏，長風萬里快遊翱。」只有這樣，才能活出彩虹。麗君逃婚，女扮男裝。她打定為夫家復仇救亡的主意，一路經歷千辛萬苦，終於連中三元（解元、會元、狀元），更當上兵部尚書、宰相，與朝中奸佞勢不兩立，保護忠良。

史學大師陳寅恪同樣對《再生緣》推崇備至，將它和杜甫七律及西方史詩相提並論。他用一首七絕評價此書：「後知薄命方成識，中路分離各一天。天涯歸客期何晚，落葉驚悲再世緣。」可謂入木三分。

至於我中學時在利舞臺看過的美國電影《再生緣》，改編自一本著名小說，描述一個白人盲女與黑人因憐生愛、互相扶持的故事，情節感人至深。白人盲女自幼失學，以串珠子為活。黑人為她找到一所學校。相處一段時間後，盲女要求黑人與她結婚，黑人回應說，人間有許多種愛，而她稍後會理解到目前這種關係不可行，她需要多交朋友，並期以一年，去找出他們的未來關係是否可以超越友誼。當黑人以迷惘的眼神目送盲女走上校巴，銀幕上便打出「劇終」二字。女主角伊莉沙白·哈特曼獲提名為當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候選人。看完電影，久久不能自己，總是期待兩人來生在人海中重逢，結成美眷。

清代才子尤侗在妻子曹令去世後，作詩表達再世結緣之願：「三生石上精魂在，願結同心再世緣。」至此，我想起「歌仙」陳歌辛作詞作曲的名歌《永遠的微笑》。周璇出谷黃鶯似的歌聲，陳歌辛創作的優雅歌詞和美妙旋律，不時在我心中蕩漾，真是天籟之音，夢回五十年：「心上的人兒，有笑的臉龐，他曾在深秋給我春光；心上的人兒，有多少寶藏，他能在黑夜給我太陽。」《永遠的微笑》這首歌是陳歌辛於1940年為摯愛的妻子而創作，表達的是亘古常新的情感——鸞鵲情深。近期我在網上看到一則關於這首歌的話：「我媽媽最喜歡唱這首歌給爸爸聽了，七年前爸爸永遠離開了，媽媽還在每天唱這首歌。」真是蕩氣迴腸，感人肺腑！

願天下的夫婦都同唱這首不朽名曲，以祈在來生再續此生之眷戀情緣。



● 美國電影《再生緣》（A Patch of Blue） 作者供圖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咁米飯；等米落鑊； 阻人發達、斷人米路



阿仔，要做下運動，唔好成日掛住打機！
係喇，個日擊樓下撞到隔離二叔婆，佢同我提起你食極唔肥，話「咁米飯」喇！
你兩個唔好同我講埋啲咁呀喇，你地又做足運動同埋食咁多嘢咪又係咁天！



吓，原來你成個米袋都係得一搵米咋！
我老公走咗好幾年，錢又有乜點留低，仲要睇住啲細嘅；煲埋呢餐有米粥，下餐都唔知點算！
「等米落鑊，等米落鑊」仲有我，今日嚟其實係想講餐嘅！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孔明，你成2000年前講呢句嘢，依家你要講「萬事俱備，等米落鑊」啲人先至明。



本來今年九月我就夠鐘退休，大老細話可以畀我extend多一兩年；我就同佢講，畀咁機會嘅後生仔，留低即係「阻人發達」，我已經推薦畀你坐個位喇！
感謝波士提拔之恩！



美國佬封鎖荷姆茲海峽就「斷伊朗米路」喇！
呢個世界，針冇兩頭利，佢啲石油出唔到口，全球就捱貴油，你美國佬都有著數喇！
《粵語講呢啲》
咁米飯；等米落鑊；阻人發達、斷人米路

「咁」，讀「saai1/曬3-1」，是個「造字」。其意思是浪費，「本字」是「甩」（普通話讀「shuǎi」，音近「saai1」），浪費之意由丟棄引申。

廣東人有一個經典的罵人短語：
咁米飯

字面意思是「浪費米飯」，實際用來比喻一個人無能、沒有貢獻、白白浪費別人（親人）的養育費；通常帶有強烈責備或貶義的色彩。

「咁米飯」的意思與上幾期提過的「食枉米」「食塞米」相近——人吃了飯便會成長，成長後應懂得做應當的事或通情達理，如辦不到就是白費、徒然。就這種惡劣情況，廣東人會用以下雖粗俗卻到位的話語來形容這類人：

食飽飯等屎脞（吃飽飯等拉屎）
比喻不事生產、無所事事。

示例1：
全世界唔知有幾多後生仔，乜嘢都唔願做，日日路響屋企，淨係識得擲大手板問屋企搵錢使；呢班對社會一啲貢獻都有嘅「錫平一族」，簡直係「咁米飯」！
公務員服務市民責無旁貸，但係總會有啲漏網之魚尸位素餐嘅！好彩近年政府有機制去對付呢班友仔，睇下你仲敢唔敢響度「咁米飯」！

以下一個成語出自《儒林外史》：
等米下鍋
意思是等着米來下鍋燒飯。比喻經濟上有困難，等着錢用。廣東人就會說：
等米落鑊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米落鑊」意味着水到渠成。孔明說的「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當中的「東風」好比「鑊中的米」。所謂「君子成人之美」，就是：
別人做好事、做對的事或引伸為與他相關的美事，我們應予以支持；否則就是：
阻人發達

意思是妨礙、阻撓別人發財致富或獲得好處。如果是故意打斷別人的財路或好機會的話，廣東人就會說：
斷人米路

在傳統華人文化中，「阻人發達」「斷人米路」均屬缺德且易於與人結怨的事情。

示例2：
Leo，根據我哋半年嘅細心觀察，婷婷真係個好女仔，你要好好把握呀！
今日公司淨係得返我哋兩個開OT，你識得咁講，就即刻同我消失喇！
係嗎，唔好「阻人發達」喇！

詩詞偶拾

● 張軒湖

七律七首

過龔灘古鎮時夜宿仁義酒店

其一
吊腳烏江遠有樓，浪瀾高枕夜溫柔。
土司宅第偏推冉，蜀漢英雄猛憶劉。
洞掩蠻王沉練道，歌飄梯瑪動渝州。
義緣永定誰曾識，漫漶時光銜盡頭。

其二
連江燈火觸眉低，班駁蒼崖天與齊。
竊慕情郎吹木葉，夥同僚友賭菩提。
土家舂麵灘頭泊，客子風埃畫裏棲。
過彝魚龍驚穩睡，只因婉嬾不能題。

重登北固山並呈朱兄思丞

孫吳故道聲樓台，登眺茫茫去不哀。
天意詞人同北固，感時名將出東萊。
有情涕淚如多矣，第一江山太壯哉。
俊彥此間頗具悉，偏憐足下又追陪。

鵬城遇末書不觀

負攜冰雪落星槎，契闊裏成意更加。
世若無情忘姓字，人何有恨惜才華。
得非去我依天末，遽已憐君到海涯。
某月某年羊角起，仍還際會滿城花。

重過江油

俯拾朱方秀重重，搏飛雲閃待誰逢。
蟒回翠野生活水，身陷高雲湧蜀峰。
一葉滴紅秋正洽，遐蹤詎訪思偏濃。
奇言後會知能識，殊調何須上李邕。

美廬

石丘手跡字重鮮，一紙宣言何慨然。
台海倉皇人訣後，中原破壁雁橫前。
微來山雨濕春夢，老去松庭艷杜鵑。
招惹風雲翻攪者，紛紛爭向此間眠。

鐵門關

玉關遠去說封侯，鐵塞伶仃結百愁。
始漢勝兵功異代，縵胡俠客海西頭。
風塵飄蕩思超邁，天地渾茫苦自由。
孔雀河流夕陽裏，曾看小吏對嘉州。

生活點滴

● 張武昌

孀孀家的枇杷樹

公園裏有棵枇杷樹，濃蔭如蓋，年年掛滿黃燦燦的果實，一串串垂在枝頭，賞心悅目。每次路過，我總會停下腳步，望着那滿樹金黃出神——它總讓我想起孀孀家的那棵枇杷樹，比這更高，更大，撐起我整個童年的蔭涼。

那棵樹長在孀孀家樓內的天井裏，誰也說不清它立了多少年。樹幹粗壯得一個孩子抱不過來，枝桠四散伸張，濃蔭遮蔽了整個天井。四周的樓房把它圍在中間，它便成了這方天地的主人。每到5月，滿樹金黃壓彎了枝梢，一串串果子綴在碧葉間。風從天井上方灌下來，沉甸甸的果實輕輕搖晃，空氣裏便浮起一層甜絲絲的香氣，久久不散。

孀孀的孫兒阿玉比我小一歲，是我兒時最要好的玩伴。他家在山腳下，離我家不遠。放學後，我們總是一路踩着夕陽回家，書包在背上啪嗒啪嗒地響。那時節，枇杷樹下便成了我們的樂園。阿玉身子單薄，他叔叔格外疼他，見我們來了，常常二話不說便攀上那高大的樹去，專挑枝頭最熟的果子摘下來，兜在衣襟裏，一捧一捧地遞給我們。

枇杷的滋味，是我童年最深的印記。孀孀家的枇杷個頭大，汁水足，甜得醇厚。剝開那層薄薄的黃皮，便露出水汪汪的果肉，咬下去，清甜的汁液瞬間湧滿口腔，順着嘴角往下淌，黏黏的，甜絲絲的，連指縫間都浸着果香。樹下還有一株紅茶花，四季都開着碗口大的紅花，紅得熱烈，像是專為陪襯那一樹金黃而生。因為貪戀枇杷與茶花，每到周末我便往阿玉家跑。夏天在飯廳裏並排寫作業，枇杷樹的影子投在作業本上，斑斑駁駁的；臘月裏看

枇杷開花——小小的白花藏在毛茸茸的葉背面，不細瞧根本發現不了，可那股清冽的冷香，隔老遠就鑽進鼻子裏。阿玉趴在三樓的欄杆上，眼睛亮晶晶的：「等花謝了，就結小果子了；等果子黃了，咱們又有得吃啦！」他說這話時，彷彿日子就掛在枝頭，一顆一顆，明明白白地等着我們去摘。

後來上了初中，阿玉住校，我們各自回家的次數漸漸少了，但每年5月，我們仍會不約而同地聚到天井裏，仰着頭，數哪一枝最黃最亮。再後來，初中畢業，我們各自去了更遠的城鎮讀書。阿玉寒窗苦讀，終於考上了大學，我也離家越來越遠，與那棵枇杷樹，終究疏淡了下來。

昨天又路過公園，見滿樹枇杷壓枝，忍不住給阿玉發了一條微信，他回過來短短幾句：樹早沒了，茶花也沒了。我怔怔關了手機，望向窗外。5月的風從田埂吹來，帶着舊日稻香。公園裏那棵枇杷樹的影子在暮色裏浮動，漸漸和記憶裏的那一棵重疊在一起——樹幹還是那樣粗壯，枝桠還是那樣肆意伸展，天井還是那樣四四方方地把樹圍在中間，孀孀還是坐在竹椅上剝豆子，阿玉還是仰着臉，眼睛亮晶晶地說：「等果子黃了，咱們又有得吃啦。」

原來有些樹，是種在時光裏的。它們一年年抽芽，一年年結果，一年年落葉。我們以為它們會一直在那裏等，等到某一天回過頭去，才發現樹下的人早已走散，樹本身也已不在了。只留下那些黃燦燦的果子，還密密地掛在記憶的枝頭，風一吹，就晃出甜絲絲的香氣來，像從前一樣。